

巴黎神探小说集

小巷深处

乔治·西姆农◎著 时波◎编

下



本书是世界著名侦探小说大师乔治·西姆农的小说集，

他笔下塑造的人物警长麦格雷同最著名最神奇的

侦破专家波洛、海森和福尔摩斯各显神通，并驾齐驱。

该书是青少年很好的课外文学读物。

时代文艺出版社

◎巴黎神探小说集◎

小巷深处

(下)

乔治·西姆农 著

时波 译

时代文艺出版社

目 录

第五章	划痕之谜	111
第六章	乡间小道	140
第七章	彻夜盘问	168
第八章	塞纳河畔	195
第九章	提包深处	217



第五章

划痕之谜

这天下午余下的时间是这样度过的：首先麦格雷在出租汽车司机陪同下喝了一升沁人心脾的啤酒，司机只要了杯维希矿泉水。离开酒吧间，天气开始凉快了。在上车的时候，麦格雷脑海里突然闪过一个念头：到玛丽娅·凡·阿尔特住过一年的那座公寓去。

其实，他到那里去没有什么要紧的事。这样做与其说是想摸点情况，倒不如说是为了满足到陌生人中间去闻一下气味以便进一步了解这些人的癖好。

公寓的墙一律刷成了乳白色。一切都是乳白



色，看上去挺温和挺顺眼的，仿佛置身于石膏铺里。满脸擦着白粉的女主人活像一块沾满糖霜的点心。

“麦格雷先生，那是个多可爱的人啊！对她的丈夫来说，那是个多好的伴侣啊！她一直想跟一个男子结成伉俪的。”

“您说是她主动求婚来的？”

“难道姑娘们不都想有一个丈夫吗？”

“她住到您这里来的时候已有四十八岁了吧？”

“她的性格脾气还像个年轻的女子！她很好奇。我要告诉您，她很喜欢跟我的房客们开玩笑。”

“不过，这是一个很有教养的女人，她熟悉欧洲的所有博物馆，是卢浮宫的常客，往往一呆就是一整天。”

“她把后来成为她丈夫的人介绍给您了吗？”
麦格雷向女主人提了个怪问题。

“没有，她是个爱搞神秘化的人。她也许不好意思把他领到这里来，生怕他会引起一些女人的垂涎。据说她的丈夫长得很标致，像个外交官。”

“啊！”

“他是牙科医生，这是她告诉我的。但此人只



给少数几个人看病，而且都是预约的病号。他家很有钱。”

“那么凡·阿尔特小姐呢？”

“她父亲给她留下一笔可观的财产。”

“请告诉我，她吝啬吗？”

“有人跟您说她很小气吗？当然，她用钱是斤斤计较的。比如说吧，她要到城里去，总是等另一位房客一起去，这样出租汽车费就可以对半分摊。她每星期都要来核查一次账目。”

“您知道她是怎样跟塞尔先生认识的？”

“我想不会是通过登报求婚才认识的。”

“她在报上登过求婚广告吗？”

“闹着玩儿的。她也不相信这么做会成功。登广告完全是为了好玩。广告的原文已经不起来了，只是说有一位出众的有钱的外国女人想物色一个景况相当的先生结为伴侣。她接到了数百封求爱信。她约那些人到卢浮宫去见面，有时在这个客厅里，有时又在另一个沙龙里。应约的男人手里必须拿一本指定的书，或者在纽扣上别一朵花。”

在这个公寓里还有另一些女人，分别来自英国、瑞典或美国。她们坐在大厅的藤椅里，在电扇下悠然自得地聊着天。



“我想她没有什么不幸吧？”

麦格雷离开公寓，坐出租汽车在金银匠街下车时，已是七点左右了。在人行道的阴暗处，他看见让维埃忧心忡忡地向他走来，腋下还夹着个小包。让维埃在此久候警长，要跟他一起上楼。

“怎么样，亲爱的让维埃？”

“很好，头儿。”

“你夹着的是什么东西？”

“我的晚饭。”

让维埃丝毫没有叫苦的意思，不过脸上露出了受罪的样子。

“你为何不回家？”

“还不是因为这个倒霉的热尔特鲁德·奥斯汀。”

局里各个办公室都已空无一人，一阵微风吹来，办公室里凉飕飕的。所有的窗子都敞开着。

“我发现热尔特鲁德·奥斯汀在阿姆斯特丹。正确地说，我给她的女仆打通了电话。不过我在外国侨民办公室等待身份证的人中间费了一番周折才找到了一位自愿充当译员的人，因为女仆一句法国话也不会讲。有了译员我就又挂通了女仆的电话。”



“事情真不凑巧，奥斯汀太太下午四点后就跟丈夫一起出门了。我不晓得今天那里露天有什么音乐会，许多人穿着盛装走上街头。后来，奥斯汀夫妇又跟朋友们一起去吃晚饭了。女仆不知哪家饭店。她也不知道他们何时回家，他们叫她安排孩子们上床睡觉。”说到孩子……

“怎么样？”

“没什么，头儿。”

“快说！说呀！”

“没什么。只是我妻子有些不高兴。今日是我家大孩子的生日。我妻子准备了一顿丰盛的晚餐。不过这没什么关系的。”

“你让译员问过女佣人没有，热尔特鲁德·奥斯汀讲法语吗？”

“她会讲法语。”

“走你的。”

“怎么？”

“我叫你回去。把你的那些三明治给我，由我留下来。”

“麦格雷太太会不高兴的。”

让维埃再三坚持要留下，但执拗不过警长，只好服从。他跑步到了车站，赶上了去郊外的



火车。

麦格雷回到办公室，打开三明治纸包，独自一人吃了顿晚餐，然后到化验室去跟莫埃斯聊天。后者在夜幕下垂后于九点离开那里。

“你明白了吗？”

“是的，头儿。”

他带上一位摄影师，拎了一箱器材出发了。这样做当然是不太合法的，但是，既然威廉·塞尔先生买过两次玻璃，而并非先前所认为的只买过一次，那么，采取这次措施也就无可非议的了。

“请接阿姆斯特丹……”

电话线那一头接话的是女仆，她嘟哝了些什么，麦格雷猜想，大概是说奥斯汀太太还没有回家。

麦格雷接着给妻子挂通电话。

“你到多菲娜酒家露天座来跟我喝一杯，没有什么不便的吧？我也许还要在这里呆一二个小时。坐出租车来。”

今天的夜晚是令人惬意的。在多菲娜酒家露天座就座的麦格雷夫妇感到跟前些天在格朗大道那个露天餐厅度过的夜晚一样愉快，所不同的是，眼下他俩抬头见到的只是司法部大楼外灰白色的



宽大台阶。

派在弗尔姆街的人该是忙碌起来了。麦格雷交代他们一定要等塞尔家的人都就寝后才开始活动。托朗斯正站在宅院外监视，以免伙伴们潜入车库时主人突然出现。从车库外的窗口可以看到车子，但要仔细检查就必须到里头去。这是莫埃斯和摄影师的任务。他们要搞到所需的材料：指纹、尘土和其它一切有用的东西。

“你挺高兴的。”麦格雷夫人低声说道。

“我没有生气。”他故意不说高兴两字。

麦格雷不想告诉妻子，还在几个小时前，他的心情糟糕透了。他开始喝起小杯啤酒，而他的夫人只要了杯红茶。

麦格雷曾两次离开夫人，到办公室去要阿姆斯特丹的电话。只是到了十一点半，他才听到对方的回话不是女仆，而是一位说法语的女人。

“我听不太清楚。”对方大声说道。

“我说我是从巴黎给你打电话。”

“喔！巴黎！”

她的口音很重，但并不难听。

“我是司法警察局的。”

“警察？”



“是的。我给您打电话询问您的朋友玛丽娅。您认识玛丽娅·塞尔吧？她年轻的时候叫凡·阿尔特。”

“她在哪里？”

“不知道。我就是来向您打听她的下落的。她给您常写信吗？”

“是的，经常写信。我是星期三上午在车站等她来的。”

“您等她来的？”

“嗯。”

“她到了吗？”

“没有。”

“她是打电话还是打电报告诉您，她不能到了？”

“没有。我正为此事着急呢。”

“您的朋友失踪了。”

“您说什么？”

“她在信中说了些什么？”

“说了许多事情。”

对方用本国语跟另一个人说话，大概是跟站在身边的丈夫说话。

“您认为玛丽娅死啦？”



“很可能。她在信中说她很痛苦没有？”

“她的心情不好。”

“为什么？”

“她不喜欢那个老太太。”

“是她的婆婆吗？”

“是的。”

“对她丈夫呢？”

“这个人看来不是个男子汉，倒像个孩子，十分怕他的母亲。”

“她很早以前就眼您说过这些事吗？”

“几乎是婚后立即就告诉我了。大概是几个星期后吧。”

“那时她说过要离开他吗？”

“那时还没有。一年前才开始这么说的。”

“最近说过吗？”

“她已拿定主意。她要我在阿姆斯特丹为她找一套房，最好就在我家附近。”

“您给她找好了吗？”

“嗯。还物色到了一个女仆。”

“这么说一切都安排妥当了？”

“是这样的。我到车站去过。”

“您看，给我寄来您朋友的信件抄本，不会有



什么不便之处吧？您保存着那些信吗？”

“我保存着全部信件。不过，抄写是个大工程，因为她的信都很长。我可以拣主要的寄给您。您肯定她发生了不幸？”

“我敢肯定。”

“有人杀了她？”

“可能。”

“是她丈夫？”

“不知道。喂，奥斯汀太太，您可以帮我很大的忙。您丈夫有汽车吗？”

“当然。”

“请他把您送到警察总局去，那里整夜都有人。您告诉值班的侦探，您在等待您的朋友玛丽娅。您可以把她的最后一封信给他看。您再对他说您极其不安，请他设法寻找玛丽娅。”

“我该提到您吗？”

“随便，重要的是您要求进行调查。”

“我这就去。”

“谢谢。不要忘了您答应给我寄信的事。”

麦格雷几乎立即又要了阿姆斯特丹的电话，这一次是打给警察局。

“过一会儿，您会接待一位叫奥斯汀的太太的



来访。她会跟您说她的朋友塞尔夫人不见了，塞尔夫人本名叫凡·阿尔特。”

“她是在荷兰失踪的吗？”

“不。在巴黎失踪的。为了采取行动，我需要有人正式提出指控。您接到了她的报案后，希望您给我发个电报，要求我们进行侦察。”

时针不停地向前小跑，电话又持续了一些时候。接电话的侦探不明白在巴黎的麦格雷怎么能够预测到奥斯汀太太的来访。

“我以后再慢慢跟您解释。我所需要的是您的电报。请从速发来。我要在半小时内接到电报。”

麦格雷回到多菲娜酒吧间门前的露天客座，他的夫人正在苦苦地等着他。

“打完电话啦？”

“还没有。我再喝一杯，然后你跟我走。”

“回家吗？”

“去办公室。”

对麦格雷夫人来说，这是非同小可的事。她很少走进金银匠街这栋大楼。一进里面她就感到不自在。

“你的样子很高兴，好像在给某人开玩笑。”

“差不多是这么回事。”



“跟谁？”

“跟一个外表像土耳其的人。这是一个老滑头，是个狡黠的人。”

“真不明白！”

“自然啰！”

麦格雷如此高兴，实在是少见现象。他喝了多少杯苹果烧酒？四杯？五杯？在返回办公室之前，他又一口气干了半升啤酒，然后挽着妻子的胳膊沿滨河街走完了酒吧间同司法警察局之间的二百米这段路。

“我只请求你一件事：不要没完没了地唠叨说，办公室里到处是灰尘，需要彻底清扫一次！”

他一进办公室就操起电话听筒问道：

“没有我的电报吗？”

“没有，警长先生。”

十分钟后，派去弗尔姆街的全体人马除托朗斯外都返回了。

“一切都顺利吧？没有遇到麻烦？”

“任何麻烦都没有。谁也没有来打扰我们。托朗斯非要叫我们等到那屋子里一点灯光也没有以后才动手。可是，威廉·塞尔磨磨蹭蹭，拖了好久才睡觉。”



瓦歇已经无事可做，便请求让他回家去休息。现在只留下莫埃斯和摄影师了。坐在椅子上的麦格雷夫人像个来访者，装作不听他们商量事情的样子。

“车子呢？”

“我们查看了车子的各个部位，看来近两三天没有使用过。油箱只有一半油，内部无杂乱的迹象。在车尾的行李箱里，我发现两三条新近留下的伤痕。”

“像是放过庞大笨重的行李吗？”

“这是可能的。”

“比如说一只木箱是吧？”

“一只木箱或货物箱。”

“内部没有血迹吗？”

“没有。也没有头发。我想到了这些，所以我们带去了照明灯。车库里有一个插座。现在让埃米尔去冲洗照片。”

“我马上就回去。”摄影师说道，“您只需要等二十来分钟……”

“我等着。莫埃斯，你认为那车子最近是否冲洗过？”

“外面不像。它没有在车库里洗过，可是里边



似乎经过了仔细的洗刷。看上去地毯被拿到外面拍打过，因为连尘土的样品都采不到。不过我还是弄到了一些，我这就去化验。”

“车库里有没有刷子？”

“没有。我找过。大概是拿走了。”

“总而言之，除了几道伤痕外……”

“没有异常迹象。我可以回办公室去吗？”

室内只剩下麦格雷和他妻子两个人了。

“你不困吧？”

她回答说 不困。她出神地扫视着这办公室里的一切，就在这个环境中，她丈夫度过了他的大部分时间，他对他的生活是多么不了解啊。

“老是这个样子吗？”

“什么？”

“遇上一个案子，你不回去的时候老是这个样子吗？”

她可能觉得侦察案子总是这样平静、简单，好像是一场游戏。

“要看具体案例。”

“这次是凶杀案吗？”

“十有八九是这样。”

“你知道凶手了吗？”